

立秋一到,呼伦贝尔草原的草木便悄悄换了颜色。

北境草原的秋,总比人预想得早些。盛夏的余温还没有完全褪去,额尔古纳河的水仿佛仍带着暖意,可立秋那日清晨,推开毡房厚重的木门,风已经变了。它不再像夏日那样温暾,凉意贴着草根掠过来,落在脸上,清清冽冽。我下意识拢紧衣襟,想起小时候奶奶常念叨的那句话:“立秋一日,水冷三分。”幼时不懂,如今站在草原上,似乎终于尝到了那“三分”的意味:不是寒,也不是冻,而是一种刚刚生成的凉。

草木的变色,却几乎悄无声息。举目四望,草色与昨日已有所不同。远看仍是大片苍绿,走近才看见,草尖上浮出星星点点的黄。那黄很淡,像刚落在画纸上的一层浅赭。蹲下身,捻起一片草叶,叶缘已经微微卷起,纹路里还留着夏日最后的湿润。浓绿渐褪,天地反而显得更开阔。远处的山脊线在秋光里清晰起来,天更高,云更薄,草原和天空之间仿佛一下多出了辽阔的距离。

老牧人常说:“立秋早晚凉,中午汗还淌。”这话放在呼伦贝尔,也只说对了一半:白日尚有余温,清晨和傍晚的凉意却一天比一天分明。牧人们往往比游人更早觉察季节的脚步。

恩和正把夏营地最后几匹马往冬营地赶。马群踏过草窠,惊起成片的蚱蜢,翅膀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亮。“看见草尖黄了,咱们就得准备转场了。”他勒住马缰,用略显生涩的汉语慢慢说道。那张被风霜刻出沟壑的脸上,有一种平静的认真。“再晚些,”他抬了拍下巴,望向天边,“雪就要追着马蹄子来了。”
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天边的云确实和盛夏时不同。夏日的云常厚厚的堆着,立秋后的云却薄了、快了,一片接一片向远处移动。恩和说,老人们会从云、风和草色里判断天气与转场时节。那些经验未必写在书上,却被一代代

秋意初染 呼伦贝尔

□于志超



金秋牧歌 孟扬 摄

牧人记在心里。

傍晚,恩和的老伴在毡房外煮奶茶。旁边晾着风干肉,锅里的茶汤翻滚起来,奶香很快散进风里。她撒进一把炒米,又把切好的风干肉端上桌。恩和笑着替她说:“草结籽了,牛羊吃得好,这时候的奶香得很。”我捧起银碗,掌心顿时暖起来。入口的奶茶比想象中醇厚,带着炒米的香。阿妈又端来奶豆腐,酸香过后慢慢回甘,细细嚼着,竟能尝到一点草木的气息。

夜深以后,牛羊渐渐安静,马群也歇了。我却舍不得回毡房,独自走到草场的坡上。四周静得只剩草

叶摩擦的沙沙声,像大地在慢慢翻动一本厚书。星河低垂,星光亮得出奇。风里不时飘来断断续续的马头琴声,不知来自哪座毡房,苍凉而悠远,一起一伏地贴着夜色铺开。白日残存的暑气到这里已经散尽,秋意从风里一点一点漫上来。

呼伦贝尔的秋,仿佛真是从草尖开始的。一根草黄了,随后是十根、百根、千根,最后整片草原慢慢染上苍黄。这黄里仍含着绿,也含着夏天尚未散尽的光。仰面躺在草地上,草叶扎着后颈,有一点痒,也有一点疼。季节的变化原来并不轰轰烈烈,它只用一阵风、一片叶、一

层渐深的草色,悄悄划开夏与秋的境界。

我想起恩和白天说过的话。他年轻时去过城市,觉得那里的秋天总来得迟些。“可草原不一样,”他说,“草原的秋天,是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。”白天听来只觉得有趣,此刻躺在无边的星空下,被初秋的风从头到脚吹过,忽然懂了几分。这里的立秋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节气,更像一场缓慢展开的仪式。天地用极轻的笔触勾勒时间的形状,草尖的微黄,就是季节写给大地的第一行字。

天快亮时,东边的地平线泛起一线青色,随后一点点晕成淡红、橘红,最后铺开一片金光。草原像被晨曦重新点亮,初黄的草叶上凝着露珠,每一滴都闪着细小的光。旧时一些地方有立秋戴楸叶、食瓜“咬秋”的习俗,而在眼前这片草原上,我看到的“咬秋”,是一碗滚烫的奶茶,是准备远行的马蹄,也是草木在风里完成的一次悄然转身。

离开时,恩和送给我一小袋新炒米。他站在晨光里,身后是一直铺到天边的草原。“明年立秋再来,”他说,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,“草不一样,秋天也不一样。”我攥着那袋温热的炒米,忽然觉得,这大约是草原最诚实的约定,每一年的秋天都相似,却没有哪一个秋天真正重复。

车窗外,草原缓缓向后退去。初黄的草尖在风里起伏,一浪推着一浪,渐渐退到看不见的远方。闭上眼睛,掌心仿佛还留着奶茶的暖,舌尖还绕着奶豆腐的余香,耳畔仍有马头琴苍远的回声。从此以后,立秋对我不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节气——它有了颜色,是草尖初染的浅黄;有了味道,是奶茶和炒米的醇香;也有了声音,是风吹草叶、马蹄远去,以及一片叫作呼伦贝尔的草原,于季节深处,荡开辽远的回响。

怀念絮语

大坑的水塘里浸泡,待麻皮松脱后剥下来晾干,再搓成麻绳。冬天,母亲坐在炕上拽麻绳、纳鞋底,哧溜哧溜的声音,一晌就是半宿。她还用麻籽磨浆做麻籽豆腐,炖白菜,别提多香了。

黄花草木犀开花时,条田沟边一片明亮,乡里人叫它“好汉拔”。家里的西门塔尔牛爱吃它和山黑豆。盛夏割草,汗水顺着脸往下淌,一阵风穿过草丛,清气扑过来,人也跟着松快些。有一次我俯身挥镰,草里突然飞起一只黄鹌鹑,窝里卧着几枚鸟蛋,我们找来细软的草将鸟蛋围拢,静静等待雏鸟破壳。

年少时身在其中,只觉得这些草木遍地都是,太寻常。嘴馋了摘果子,好玩就折枝条,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它们别离。后来我到小城生活,乡间的路远了,草木也像退到了记忆深处。

这一次回来,路还是那条路,田埂还在,风从西拉木伦河方向吹来。那些草木像不认识我似的依旧摇曳,可我却认得它们。

我忽然明白,所谓乡野草,不只写在书页里。它也写在父亲的镰刀上、母亲的陶缸里,写在孩子们沾满草汁的手上,写在一代代乡人的日常里。风吹过来,草叶簌簌作响。它们从未离开,只等一个走远的人,再沿着旧路回来。

乡土炊烟

牧草青青

□何君华

初秋,科尔沁山地草原像一块铺向天边的绿毯。洁白的毡包散落其间,成群的牛羊低头啃食青草。呼日勒驾车沿着草原自然路回来,车轮碾过湿润的泥土,惊起一群百灵鸟,扑棱着翅膀飞向高处。远远的,自家毡包上炊烟袅袅。额吉正蹲在毡包前,用牛皮绳捆扎新打的草垛。白鬃马在一旁甩着尾巴,不时低头啃几口脚边的苜蓿。

“额吉!”呼日勒跳下车,靴子踩进湿草地,发出扑哧一声。额吉手上的动作顿了顿,眯眼看清来人,满是皱纹的脸一下舒展开来:“哟,小豹子回来啦!”她唤着呼日勒的乳名,扶着膝盖慢慢站起身。

毡包里,铜壶中的奶茶正咕嘟冒泡。额吉端来烤得微黄的奶豆腐,又切下一大块风干牛肉:“尝尝,这是苏和大叔家的牛,肉紧实得很。”呼日勒接过银碗,滚烫的奶茶入口,他却没有尝出记忆中的那股醇香。竞聘的事,这些天一直压在他的心上。同事那句“这年头不打点关系哪有机会”,更像一根细刺,时不时扎他一下。原先认准的道理,竟也有些松动。要不然,他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?小时候,每逢拿不定主意,他总爱往额吉身边跑。只是这一次,他不知道该怎样开口。

一碗奶茶喝下去,额吉忽然用刀背轻轻敲了敲碗沿:“说吧,小豹子。你的眼神比受惊的黄羊还慌,心里装着什么事?”

什么都瞒不过额吉。呼日勒握紧银碗,把竞聘的事一五一十说了。额吉听完,没有急着接话,只从挂在哈那上的皮袋里摸出一颗奶糖,轻轻地递给他。过了一会儿,她才慢慢说道:“还记得你小时候学骑马吗?你越心急,越死拽缰绳,马儿越不听

话。人也是一样,先把心稳住。”

说完,额吉领他走出毡包,来到旁边的草坡。马群在草浪里奔跑,远处敖包上的彩幡迎风翻卷。额吉指着脚下的草地说:“十年前,这里狼毒花一片一片地长。那年我和你阿爸忙了整整三个月,翻土、补播,一把一把撒下羊草和冰草的种子。你看见在……”她俯身拂过齐腰的牧草,几只蚂蚱扑棱棱飞起,“草场好不好,急不得。把该做的事一件件做实,好草自然会长起来。”

额吉没有再说什么。暮色渐沉,月光从毡包的天窗落进来。呼日勒觉得脸上微微发烫。那些“找关系、走门路”的念头,像西天尚未散尽的火烧云,在脑海里翻腾了一阵,又慢慢暗了下去。他想起额吉和阿爸当年一锹一锹翻整草场的身影,也想起阿爸生前反复叮嘱他的那些话。心里那根绷了许久的弦,渐渐松开了。

黎明时分,呼日勒给白鬃马系紧肚带。他想去草原上跑一跑。好些年没骑马了,也不知道当年的本事还剩多少。

额吉用无名指蘸了蘸银碗里的酒,向空中轻轻弹洒三次,又把酒壶挂到雕花马鞍上:“小豹子,记住啰,草原的风再大,也吹不折心里的苏鲁锭。”

呼日勒郑重地点点头,翻身上马。经过那片额吉和阿爸亲手整治过的草场时,晨风掠过草尖,沙沙作响,像千万株牧草正在一齐生长,又像多年以前的叮咛仍在耳边回旋。

他挺直脊梁,迎着朝阳疾驰而去。身后,科尔沁草原铺向远方,清亮而辽阔。

小说阅览

大黑河，大青山

(组诗)

□孔庆艳	
1	要么是一匹白马 和一路收集来的星星
2	把秋天交给一片马鞭草花 海浪一样翻滚的秋天 紫色,是英子喜爱的颜色 英子,那个左脸有一小块白斑的女孩 陪我走到十二岁的女孩 我一直在寻找,寻找一个紫色的世界 只有那里才像天堂,可以安放 你的名字和灵魂 你在夏天走失 是不是为了寻找这样一片马鞭草花
3	它用海浪的声音回答我 一阵风吹过 飘来的,是花香,也是我的思念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,或者等一个消息 一匹白马 在秋天跃过一片花海 不知道是紫色包围了它 还是它心甘情愿地走进 一片海,或者一片能留住马蹄的草原 手里的马鞭轻轻一挥 一个动作,一个口令 白马便向紫色的花海奔去 奔进一个怀抱—— 一个母亲的怀抱
4	把一轮月亮挂在大青山上空 让满天星光 照亮大黑河的水面 我在眺望 等英子,等一个回家的人 母亲的皱纹里,装着想念和无奈 她不阻止孩子去闯荡 她只用一生等候
5	在母亲的惦念里 一尾鱼游上我的眼角 不声不响,游来游去 像一条寻找多年的路 通向我再也不回不去的故乡
6	连一片云也仿佛染上你的颜色—— 青绿的山水,辽阔的人间 大青山是一位智者,它沉静 大青山是一位女子,它柔情 大青山也是一位老父亲,它威严

我用一生寻找一条进山的
路
老死在路上的,要么是勇气

诗星空

在村外的路边,我又看见那口被遗弃的老陶缸。缸沿裂了,箍着一圈已经生锈的铁丝。早些年,它立在农家院里,盛水、存粮,是过日子的要紧物件。如今缸身斑驳,半陷在野草里,田旋花顺着缸脚密密匝匝地开。花开得热闹,却再没有人走来,为它盛满一缸清水。

入夏后雨水勤,田里少见劳作的人,四周显得空寂,草木却长得蓬勃。老瓜瓢、艾蒿、益母草、甘草、老鹳草,一株挨一株。老话说:“乡间无杂草,认识是个宝。”那些童年时日日相见、伸手便能碰到的野草,如今再看,才知道其中许多也被收进了中草药书籍。它们生长在故乡,也生长在我已经远去的童年里。

小时候的乡下没有精巧玩具。我们的欢喜,大半是山野给的。春天挖婆婆丁、苣荬菜,夏天寻老瓜瓢、麻果。实在无事,就蹲在蚂蚁窝旁,用一根草逗蚂蚁,也能玩上半天。风从河滩吹过来,带着草叶和泥土的气息。那时候不觉得稀罕,如今想起,却格外清楚。

做木匠的父亲既懂树木的脾性,也懂野草。哪种能吃,哪种喂猪,哪种牛马爱吃,他心里都有数。最寻常的是小蓟,我们从那不叫学名,只叫刺菜。就像村里人喊谁家的二丫、谁家的小石头,草木也都有自己的乡间小名。刺菜叶缘生着细刺,看起来厉害,春天刚钻出地面的嫩苗却柔软碧绿。

放学以后,父亲常带我和五姐赶着马车去割草。村子紧挨西拉

乡野 光阴

□王玉玲

木伦河与新开河,那时内涝多,田间挖着一道道排水沟,本地人叫“条田沟子”。沟边的山黑豆、好汉拔长得肥厚,路边的刺菜、苍子棵也借着雨水疯长。镰刀挥下去,不多时,马车上就堆起半车青草。

野草拉回院里,母亲把其中的野菜切碎,倒进大陶缸,浇上沸水,再拌玉米面和稻糠喂猪。发酵后的气味并不好闻,猪却吃得香,哐哐的进食声在院子里回荡。多年以后再看见野地里的旧陶缸,我总会先想起那个院子,想起父亲的马车和母亲忙碌的背影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益母草是最温柔的草木。它秆子挺直,叶片细碎,夏天开淡粉色小花。那时母亲常吃益母丸,圆圆的药盒外裹着白蜡。药吃完,空盒子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我们甚至偷偷掰一点黑褐色的药丸尝,入口微苦,过后竟有一点回甘。

小的时候,不懂母亲为何总在吃药,也读不出她的辛劳。后来才明白,记忆中那株不起眼的益母草,早已和母亲的身影叠在一起。草木本无言,人却会在多年以后,从一片叶、一朵花里,重新读懂亲人。

荒坡上还有老鹳草,村里人叫

“老牛爬山”。细软的茎蔓沿着地面伸展,果荚像细长的鸟嘴。放牛割草的间隙,我们蹲在地上拉扯它,嘴里念着“老牛爬山”,看那“鸟嘴”一点点卷起来。村里老人有时还会采它煮水泡脚。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生活用法,我们从小耳濡目染,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

最让孩子惦记的,还是能入口的草木。地梢瓜,我们叫老瓜瓢。春夏时藤蔓贴地铺开,细碎的白花谢后,结出纺锤形嫩果。摘下嫩果,断口会渗出乳白色汁液,剥开外皮,果肉绵软清甜。当时村里没有小卖部,买东西要去邻村的供销社,我和五姐、海霞、玉秀便常跑到西拉木伦河边的沙坡上寻老瓜瓢。找到一枚就迫不及待开吃了,有时吃得舌尖发麻,还舍不得停。

秋风一凉,老瓜瓢的外皮干枯开裂,白绒裹着细小的种子,被风一吹,满坡飞散。童年时只顾着追那些白絮,并不知道一枚小小的野果也有自己的四季: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再把种子交给风。

苘麻长在田埂边,它的嫩果我们叫麻果,圆圆的,像一个小石磨。还有一种细长叶子的线麻,也浑身是用处。父亲把麻秆放进南



云天碧水

力斯特 摄